



傳法正宗記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傳法正宗記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傳法正宗記

上皇帝書

一百一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傳法沙門賜
 紫臣僧契嵩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事
 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其所因
 高深則其所事者易至也若陛下之崇高深
 明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
 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絕世烏
 能得其志耶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
 乎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陛
 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
 云為豈宜不賴陛下而自棄于草莽乎臣忝
 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巖穴不遠千
 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陛下大賜以成就
 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為其

宗而佛爲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二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宗不明祖不正而爲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爲書者之悞傳耳又後世之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能詮遺乎教內始草書即云佛之所詮槩見乎教內及寫奏時迺改曰佛之能詮遺乎教內意謂佛之善巧詮發此法之語存乎教部之內先爲學徒以始草者傳出逸與奏本有異然此二說其義皆可用他本雖或云所詮槩見乎教內者蓋兩出之也 雖一圓顧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不自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而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

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謬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錄之類皆以衆家傳記與累代長曆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祖宗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縑繪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乎千歲禪宗傳于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毗贊大化陛下又垂神禪悅彌入其道妙雖古

之帝王百代未有如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遇陛下萬世之一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誅輒以其書與圖偕上進欲幸陛下垂于大藏與經律皆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所待其區區但欲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無窮人得資之而務道為善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陛下雨露之渥澤耳其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於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錄入藏即臣死生之大幸耳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也如陛下睿斷允臣所請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

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冊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隨書上進干瀆冕旒臣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誠惶誠恐謹言

知開封府王侍讀所奏劄子

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諍競因討論大藏經論備得禪門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舊著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冊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粗曾留心觀其筆削著述固非臆說頗亦精微陛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採乞降付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

止

中書劄子許收入大藏

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畫圖乞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

輔教編三冊

此是中書重批者蓋降劄子後數日又奉聖旨更與輔教總入藏批此

右奉聖旨正宗記一十二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內收附劄付傳法院準此

嘉祐七年三月十七日宰相押字

中書劄子不許辭讓師號

杭州靈隱永安蘭若賜紫沙門契嵩狀今月二十二日伏蒙頒賜明教大師號勅牒一道伏念契嵩比以本教宗祖不明法道衰微不自度量輒著傳法正宗記輔教編等上進乞

賜編入大藏惟欲扶持其教法今沐聖朝特有此旌賜不唯非其素望亦乃道德虛薄實不勝任不敢當受其黃牒一道隨狀繳納申聞事

右劄付左街僧錄司告示不許更辭讓

準此

嘉祐七年四月五日宰相押字

契嵩嘉祐之辛丑歲十二月六日以此正宗記輔教編進明年三月十七日先皇帝賜入大藏使與經律偕傳蓋留于政府七十一日丞相諸鉅公躬屈詳閱佛教光賁雖振古未有如此者也契嵩佛子輩豈不榮且幸宜何以報其大賜還吳之三年吳郡人有曰曹仲言弟玘仲彛者樂聞其勝事乃募工于其州之萬壽禪院施財鏤板

仰贊國家之鴻休也傳法覺初守堅知一
詳僧善慧宗過較治平改元甲辰四月十
一日題

廣右藤之釋契嵩字仲靈少習儒業遊方入
吳著書于錢塘之西湖嘉祐間以所業傳法
正宗記定祖圖輔教編詣闕以文贄見韓魏
王歐陽文忠公王冀公當時群巨公極可許
之復表進仁宗皇帝御覽至爲道不爲名爲
法不爲身之句嘉歎留禁中久之有旨宣賜
入大藏建炎間兵火散失逮紹興庚辰秋福
州太平寺正言長老因遊東山龍首澗得正
宗記十二卷仍以輔教編三冊增之重新校
勘謂開元解空明禪師曰吾家之嵩輔教定
慧操修冬夏唯一衲常坐不卧日止一食夜
頂戴觀音像行道誦菩薩號十萬聲以爲常

宋之高僧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雖殫竹帛不
可紀其道行於是率諸禪同力刊板于福州
開元寺大藏流傳利益無窮住壽山廣應禪
寺嗣祖佛燈大師法珊跋教忠崇報禪寺住
持嗣祖比丘道印校正

嵩明教之在釋氏扶持正宗排斥異說辭而
闢之咸有援據所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
於既倒者也諸老出力共廣此書皆湜籍輩
用心也隨喜之緣有大於此者乎隆興甲申
十一月既望左奉議郎前提舉福建路市舶
晉安林之奇書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始祖釋迦如來表

天地更始而閻浮洲方有王者興曰大人
人者沒後王因之繼作而不已古今殆不可
勝數然其聖神而有異德者謂之轉輪王德
不至者謂之粟散王既德有大小而其所治
亦從之降殺自四天下減之至于三二至于
一天下至于列國其所謂王者雖更萬億之
世而釋氏一姓相襲不絕益後世有王者曰
大善生大善生出懿師摩懿師摩出憂羅陀
憂羅陀出瞿羅瞿羅出尼浮羅尼浮羅出師
子頰師子頰出淨飯亦曰淨飯然此七世皆王獨
懿師摩淨飯號為聖王如來即出於淨飯聖
王者也生於中天竺國釋迦其姓也牟尼尊

稱也始如來以往世會然燈佛於蓮華大城
因布髮席其所履以至敬然燈遂受之記曰
汝後成佛如我其號釋迦牟尼後之更劫無
數聖人皆積修勝德逮迦葉佛世廼以菩薩
成道上生於覩史陀天應其補處號護明大
士百一說法天上以度天衆及其應運適至迺會
天人議所下生衆未有所定大士乃自以迦
毗羅國處閻浮提之中白淨飯王者其家世
世帝王聖德之至真轉輪族宜因之以生於
是示天衰相將欲下化然天衆皆泣願更留
之大士乃為說往生成佛之意以釋其攀緣
大士即捐天壽示乘白象從日中降神于其
母右脇淨飯之后摩耶氏是夕遽白王曰令
我潔身請奉八關齋法王從之尋夢大士以
所乘入其右脇而止諸天慕為其屬同時生

於人間者無限其始在孕則母體大寧自得禪樂及其將生摩耶乃意往園苑如宮監者即嚴寶輦王復廣詔侍衛以從之至園之無憂樹下其花方妍后欲取之舉手而聖子乃自其右脇而誕神龍即澍水以澡之地發金蓮以承之聖子乃四方各蹈七步以手上下指之曰四維上下唯我最尊如內謁者以喜入奏王聞以其無數貴屬偕至視之乃不勝大慶是時也天神地祇皆見而祝之曰願大士速成正覺王尋持之與謁天廟天像起爲之致禮還宮大集賢者爲其名之衆乃上號曰薩婆悉達及募相者而仙人阿私陀應召方見聖子遽禮其足而泣曰此三界之至尊也年至十九當爲轉輪王不爾則出家成佛度人無量恨吾老矣不能見之王以仙人之

言憂之益謹寶守稍長當命師傅教以世書聖子乃以其法問之而師皆不能對至於世所有藝天文地理射御百工之事皆不待教而能之未幾立爲太子而付之國寶然聖人已大潔清雖示同世娶而非有凡意以夙業緣乃指其妃之腹云却後六年汝當生男一旦命駕欲遊雖更出四門而皆有所遇終以其老病死與沙門者感之而出家之意愈篤既還乃以其志建白父王王以國無聖嗣乃執太子手泣之欲阻其心會淨居天人自天而至禮太子足曰大士夙務勝德出家今其時矣請宜往之太子曰如汝之言然宿衛甚嚴欲何以往天人乃以神通厭其守者皆昏睡不能覺太子遂密命御者車匿車匿控神驥健陟來前然而馬悲御泣太子慰之明相

遽發光燭大千太子曰過去諸佛出家亦然於是諸天爲捧馬之足并接車匿自其城之北門超然陵虛而去太子復曰不斷八苦不轉法輪不成無上菩提終不還也天之衆稱善爲其誌之及至其山號旃特者初小息林間遂釋衣冠自以所佩寶劍絕其鬚髮誓曰願共一切斷此煩惱即以髮授之天帝當是淨居天化人以麤布云鹿布僧伽黎請易太子寶衣因得法服服之益進其山之嘉處曰彌樓寶山居其阿藍伽藍其舊隱仙人見太子皆致敬讓坐與其論法及遣還車匿父子思甚必欲歸之雖諫者不聽卒詔迎之其臣屬來請者萬計雖論勸懇至而確然益不迴其意乃留憍陳如等五人以充侍衛於此聖人乃習不用處定三年既而以其法非至捨

之復進鬱頭藍處習非非想定三年阿羅漢處也仙復以其法不至進象頭山雜外道輩爲之苦行日食麻麥居六載而外道亦化聖人乃自思之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受食而後成佛即沐浴於泥連河天爲之偃樹聖人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糜尋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席其坐景雲祥風雜然交至天魔駭之帥其衆乃來作難聖人以指按地而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降之尋以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八日明星出時示廓然大悟乃成等正覺是時大地震搖天地瑞事畢出而應之天者魔者人者神者交集以致敬及昇金剛座天帝師之請轉法輪先是憍陳如五人侍從於山中至此首與度之故入鹿野苑談四諦法然因是而

得道果者亦億計既而語諸比丘曰汝等皆可爲世福田宜其各往化物如來遂獨之摩竭提國其國先有奇人號優樓迦葉弟兄三人皆得仙術頗以其道自高有徒數千及如來至乃靡然從化與其徒皆得證道初瓶沙王有竹林園號爲美景王嘗心自計曰如來若先詣我我則捨此如來即知其意遂往止其園王喜聞遽大列導從不啻千萬來趨如來既見而衆或疑之如來即命迦葉爲之說法以解其惑王衆與無量天人遂得法眼乃施其園爲之精舍請如來館之居未幾會有比丘分衛於王舍城而舍利弗目捷連聞法於其人因得開悟遂與之返如來曰彼二來者當爲我上足弟子於是度之初大迦葉自去鬚髮入山習禪一旦空中有神告曰今佛

出世汝盍師之以是亦趣竹林精舍既至如來起迎顧謂衆曰吾滅後而法被來世六萬歲者此人之力也是時如來成道已六載矣而與其父王未始相見王甚懷之侍臣優陀夷請往道王久別之意因請歸國陀夷既來如來慰之尋亦得道成第四果即遣還國告父王曰佛後七日乃來歸也至期王出其國四十里大羅儀仗以迎如來慶動天地王相見大喜因詔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及其還宮也羅睺羅禮之持聖人之衣而告之曰此正如來也用是爲母釋其群疑然而福被無極生靈賴之家國遂大嚮其教化自是應機說法天上也人間也龍宮也他方也所至皆作大饒益然其聖神之所爲不可得而備紀其後以化期將近乃命摩訶迦葉曰吾以

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
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
斷絕而說偈曰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偈已復謂大迦葉曰吾將金縷僧伽梨衣亦

付於汝汝其轉授補處慈氏佛亦云彌勒佛俟其

出世宜謹守之大迦葉聞命禮足稱善敬奉

佛勅一旦果往拘尸那城娑羅雙樹之間告

其大眾欲般涅槃會長者純陀懇獻供養如

來因之復大說法而後度須跋陀羅已而歷

諸三昧起其座塞僧伽梨示紫金光體囑累

大眾遂右脇而卧泊然大寂其時四部弟子

億萬人天哀號追慕動大千界天花大雨而

其地皆震及內之金棺待大迦葉而世火不

能然迦葉適至其足自棺雙出慰其哀慕既

而金棺自舉周尸那城却下以三昧火燔然

自焚燼已而舍利光燭天地其會天者人者

神者龍者皆分去塔之稽夫如來之生也當

此周昭王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日其出家

也當昭王之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其

成道也當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其滅度也

當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五日化已

凡一千一十七年以漢孝明之永平十年丁

卯之歲而教被華夏嗚呼如來示同世壽凡

七十九歲以正法持世方四十九年舊譜云世尊十

九出家六年雪山修行三十成道住世說法

四十九年七十九歲滅度今以歲數推較若

祇六年修行其成道則二十五歲若云三十

則須并六年在二仙處學法方可合其元數

化度有情其不可勝數所說之法經者律者

論者浩若百千大海探者隨力而淺深皆得

然其推於悠遠則極乎天地之終始指其昵
近則盡乎髮膚之成壞幽則窮乎鬼神妙則
通乎變化大必周於天大小不遺於昆蟲其
天下禍福之端性命之本盡於是矣其為道
大至也其為教廣被也自視鄙凡不足知之
不敢讚之念有生人已來未有尊於聖人者
也有聖人已來未有至於如來者也昔列禦
寇謂孔子嘗語商太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
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
歟真不聖歟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以是驗之而列氏之言不為誕也若如來之
生與滅及其出家成道或當周昭王穆王之
年然周自武王至厲王皆無年數及宣王方
有之舊譜乃曰昭王九年二十七年三十三

年穆王之三十六年或者頗不以爲然吾嘗
辨之故考太史公三代世表視其叙曰余讀
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
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
其年月豈虛哉以此驗三代已前非實無年
數蓋太史公用孔子為尚書之志故不書其
年乃作世表疑則傳疑及後世學者之賢若
皇甫謐輩復推而正之故為釋氏之舊譜者
因之以書此可詳也孰謂不然
評曰付法於大迦葉者其於何時必何以而
明之耶曰昔涅槃會之初如來告諸比丘曰
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
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為汝等作大
依止此其明矣見涅槃第二卷然正宗者蓋聖人之
密相傳受不可得必知其處與其時也以經

酌之則法華先而涅槃後也方說法華而大迦葉預焉及涅槃而不在其會吾謂付法之時其在二經之間耳或謂如來於靈山會中拈花示之而迦葉微笑即是而付法又曰如來以法付大迦葉於多子塔前而世皆以是為傳受之實然此未始見其所出吾雖稍取亦不敢果以為審也曰他書之端必列七佛而此無之豈七佛之偈非其舊譯乎曰不然夫正宗者必以親相師承為其効也故此斷自釋迦如來已降吾所以不復列之耳吾考其寶林傳燈諸家之傳記皆祖述乎前魏支彊梁樓與東魏之那連耶舍此二梵僧之所譯也或其首列乎七佛之偈者蓋亦出於支彊耶舍之二譯耳豈謂非其舊本耶然寶林傳其端不列七佛猶吾書之意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

音釋

顛龍都切 禪都寒切 確克角切 擷胡結切
首骨也 竭也 堅也 擷取也
 啻施智切 譜譜博古切 謀謀博古切 謚與牒同
不止如是也 也 達協切 與牒同

百一

十四